

晚清帝王生活見聞

下冊

溥佳
溥傑等著



聚珍書屋

606081

港台書室

k252
891
2

晚清帝王生活見聞 下冊



90103391

晚清帝王生活見聞

(下冊)

著者：溥佳、溥傑等著

出版者：聚珍書屋出版

臺北市八德路二段三二二巷廿三號四樓

電話：七七二五五九四

郵撥：五四九一六六號

發行人：董鼎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六八五號

印刷者：中實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上下冊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

請勿翻印 · 以重版權

采風出版

地址：台北市金華街二〇七號之二

電話：三五五一—二四八八

目錄 下冊

回憶醇親王府的生活·····	溥傑·····	二六三
我的家庭「慶親王府」片斷·····	溥銓·····	三四九
記慶親王載振在天津的生活·····	汪榮堃·····	三六七
記肅親王善耆·····	杜如松·····	三八七
肅親王善耆的復辟活動·····	憲均·····	三九七
那王府四十年的滄桑回憶·····	曹寬述 張炳如記·····	四〇七
清末貴族之生活·····	載濤 惲寶惠·····	四二五

回憶醇親王府的生活

溥傑

一、醇親王府的來歷

從醇親王府的成立到沒落，一共約有六十多年，到我這一輩爲第三代。

第一代的醇親王奕譞，我的祖父，是清朝六代皇帝晏寧（道光）的第七子，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九月二十一日生。生母爲道光的貴人烏雅氏（後諡爲莊順皇貴妃）。道光三十年正月，我祖父的四兄奕譚卽皇帝位（咸豐）時，我祖父被封爲醇郡王，但仍以皇七子的身份住在宮中，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三月他由宮中分封出來，居於本市西城太平湖的新府，仍掛有「內廷行走」的官銜。咸豐十年由宮中賜銀三千兩。咸豐十一年七月載淳嗣位（同治）後，特與以「免宴見行叩拜禮」的優遇。八月授滿洲都統。十月授「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不久又給予「免奏事書名」的進一步禮遇。十二月命

管理神機營事務。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七月加封親王銜。四年三月東、西兩太后命「稽察弘德殿皇帝讀書事務」。五月命籌辦京師防務。十一年九月晉封醇親王。十二年正月，因同治長大親自管理國政，免除他「弘德殿行走」的職務。十三年十二月，當他的次子載湉繼同治之後入宮嗣位皇帝（光緒），特下優詔賜以世襲罔替親王的待遇，並予以「免朝會行禮」和「有大政事備顧問」的一系列的優惠。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跨一八七六）十二月命「照料毓慶宮皇帝讀書事務」。五年二月食親王雙俸。十年三月特命「商辦軍機處緊要事件」。十月慈禧太后特賜親筆匾額。十一年九月命「總理海軍衙門事務」，節制沿海水師。十二年三月特允乘用杏黃色轎。十四年九月因光緒生於太平湖醇王府內槐蔭齋，特將該府返繳，而另建造新府於什刹海後海北岸。十五年正月光緒結婚後加增王府內的護衛人員，並發官帑修建新府。二月光緒親掌政務後，更加贈「免奏事列銜」的優遇。光緒十六年正月，又增加王府護衛的甲數。十一月二十一日丑刻疾卒，年五十一歲。賜以「賢」字的諡法，又特定其稱號為「皇帝本生考醇賢親王」，光緒並為服期年之喪。光緒十八年四月，以親王禮葬於京郊西山妙高峰園寢，廟制和祀典准許用皇帝之禮。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又因為他的長孫溥儀以「繼承同治、兼祧光緒」的名義入宮，當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統），所以更改定他的稱號為「皇帝本生祖考醇賢親

王」。

在清朝的慣例中，一般的世襲爵位都是降一等承襲，如親王之子襲郡王，郡王之子襲貝勒……之類。世襲罔替只限於被認為有「特殊功勞」，如清初參加「開國」戰爭的八大家鐵帽子王等。由皇子分封之後，因「功」特封以世襲罔替爵位的，在清朝的二百餘年的統治中，只有在乾隆三十九年特下詔旨「怡賢親王（康熙第十三子，始封和碩怡親王，名允祥）公忠體國，其爵亦應世襲罔替」為高矢，開闢了特封襲罔替的道路。後在同治十一年特封忠親王奕訢以世襲罔替的爵位；更在光緒元年我的祖父奕譞也得到這種特例的優遇；最後則是奕劻在光緒三十四年又得到了世襲罔替慶親王的特封。

二、兩代醇親王的思想面貌

第一代醇親王

第一代醇親王奕譞，字樸菴；後來因把在京郊西山的別墅命名為退潛別墅，把晚年什刹後海醇王府內所住之處名為九思堂，故又號退潛居士和九思堂主人。只從這三個號

來看，就可以看出他平生爲人處世所致力地方。總之，就是態度謙抑、遇事退讓和處處謹慎小心。

在道光的九個兒子之中，除第四子繼位皇帝（咸豐）和早死幼殤的之外，被封爲世襲罔替親王爵位的只有二人（卽第六子恭忠親王奕訢和我的祖父）。卽在此弟兄二人之中，始終一帆風順、保持着榮貴未嘗遭到貶謫的，也只有我的祖父一個人。特別是在慈禧和光緒的多年反目當中，在兩派你死我活長年明爭暗鬥的既複雜又尖銳的政局中，一方面能和慈禧方面的榮祿等人詩酒往還終於成爲親戚的關係，一方面也和光緒方面的翁同龢等人以文會友地保持着相當的關係。這就是我的祖父所以能夠一生榮顯未遭蹉跌的主要原因。下面就從我祖父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態度作風談起。

持家

我年幼時，常在我祖母的房間裏看到一幅懸在木框裏的治家格言。我的祖母常愛對我們講：「這個格言是你們的瑪父（滿族呼祖父爲瑪父）自己作的。你們要好好地記着，將來長大了好當你們瑪父的好後代。……」我在當時只是似懂非懂地聽着，但因在每天的目睹口誦下，我至今還能記得它的全文：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兒孫禍也大。借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在我父親的大書房寶翰堂的房屋中央的几上，有一銅製的陳設品，也是我祖父模仿着周代的「欽器」特叫人製造的。上面還有我祖父的題詞，只記得是一篇戒驕戒盈的銘詞，大意是「月盈則昃」和「滿招損，謙受益」的意思。我的祖母常對我們講：「這是你們的瑪父找人定製的。把水放入一半，它便保持平衡不致溢傾。如果把水放滿，它便傾倒過來把水全部流掉。……」我在當時只覺得像是幻術器具似地好玩，便糾纏祖母把水放入以爲試驗，感到非常有趣。

我的「嫡」祖母姓葉赫那拉氏，是慈禧的親妹妹。我祖父和她的感情很不壞。雖然後來也有了三位「側福晉」，但在家庭關係中總算是美滿的。我祖父母的結婚，不用說，是在慈禧的政治拉攏下實現的。

慈禧雖然使自己的妹妹和我的祖父結了婚，但並不以這樣的拉攏關係爲滿足；後來更從內務府「秀女」中，選出一名姓顏札氏的女子，特賜與我的祖父。雖然過了兩年之後就得病而死，但我祖父在慈禧和「嫡妻」之間，在「嫡」與「庶」之間，仍是處理得

非常圓滿。例如在我祖父的詩集中，就有悼顏札氏的詩，題爲「欽奉懿旨，顏札氏封側福晉，敬紀。」在那首七言律詩中，有「沒受殊恩生拜賜，旁妻幾見此哀榮」的結句，並注有「自從選賜，歷賜簪耳、衣服、銀兩、並命入宮禁二次，特賜珠鈿蟒袍。死賜白檀梵文牌，命殮玉時掛胸間，並賜佩、荷包各一。連日派中使酌奠凡五次。今日發引赴妙高峰，復蒙派太監送往」的注釋。從這裏可以看出慈禧多方的拉攏，和我祖父處處感恩戴德的表示。

此外如在花園的長廊亭上掛有「恩波亭」的匾額，和我過去所住的玻璃抱厦內掛有「福祿重重增福祿，恩光輩輩受恩光」的對聯等等，都是處處表示自己的安分守己，和處處沒有忘掉宣傳自己的忠誠無他。

在政治方面的應付

在我祖父的詩集中，還有兩首告誡光緒的七言律詩，從這裏更可看出我祖父在慈禧和光緒之間所下的苦心。題爲：

「正月十七日蒙皇太后召見面奏，因皇帝四月二十一日入學讀書，仰承慈命照料一切事務。現作誠勉詩二章，擬書橫幅屆期交入內廷，奉懿旨允許存稿如左。」其一是：

「懷承列聖艱難業，永記東朝復載恩。心似權衡持正直，事如涇渭辨清渾。行成端賴研磨久，志減常因享用尊。見善則從過勿飾，義爲人路禮爲門。」

其二是：

「慎依家法敬臨民，上下情聯一點真。偕樂始容王在囿，有爲應念舜何人。簡篇要鑒興衰跡，舟楫全資內外臣。天命靡常修厥德，隋珠趙璧總浮塵。」

這張橫幅我十四、五歲陪着我哥哥溥儀在毓慶宮讀書時，還看到貼在書桌西牆上。足見在當時這兩首詩正合乎慈禧心意，否則在清王朝封建的家規國法上，一個親王的詩，是不會堂而皇之地高懸在宮殿之中作爲皇帝的「座右銘」的。

我祖父自從光緒當了皇帝以後，爵位越榮顯自己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謙退，越要抓盡所有的機會來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並沒有絲毫的野心。從下面的一首詩中，更可充分看得出來。

西園新室自額之曰退省齋，詩以記之：

「勵志唯崇約，修身務退思。己情非力省，物理固周知。爵秩榮叨忝，奢華念易滋。鑄顏期寡過，不次發予私。」

我在祖母處，還看到一個象牙的鎮紙，上面刻有我祖父親筆所寫的題詞，文爲「閑

可養心，退思補過」，題款爲「退省齋主人」。

我的祖父盡管在政治方面，利用所有機會表示自己的謙退，但在慈禧不能不破格優待的情況下，並不是風平浪靜的。王公大臣中自有妒忌他的人，慈禧的心中也是猜疑着他，防範着他的。例如光緒八年，因爲法帝國主義侵略越南，清朝政府軟弱無能，慈禧便借題發揮，把恭親王奕訢從軍機處攆了出去，改用禮親王世鐸等，並使軍機處遇到緊急事件，須和我祖父商議辦理。這時任庶子的盛昱和錫珍，任御史的趙爾巽等便先後上書，說「醇親王奕譞不宜參與機務」。當然我的祖父每遇到優遇的旨意，總是要再三固辭，甚至會流涕堅辭，於是慈禧便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指示說：「自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諭令奕譞與軍機大臣會商事件，本專指軍國重事，非概令與聞。」同時，對於我祖父的堅決辭退，也特降「諭旨」明示道：「俟皇帝親政再降諭旨。」

在光緒十三年時，慈禧命我的祖父會同直隸總督李鴻章巡閱海口，並特派自己的心腹太監李蓮英同行。這時有個叫朱一新的御史，因爲李蓮英居然被派參加巡閱，便奏了一本。大意是借着直隸省發生水災，請太后反躬修省爲理由，更借題發揮提到了李蓮英。慈禧看到非常不痛快，便板起面孔令朱一新重新復奏，朱便舉出具體的例子，說李鴻章派船迎接我祖父，我祖父謝絕了，可是李蓮英卻坐上了這隻船，因此曾使出迎的文

武官吏誤認爲是醇親王的船。慈禧到了這個時候，當然不能一意庇護李蓮英，不能不作出「公事公辦」的面孔來，就問我的祖父有無此事。我祖父全面否認了此事，結果是朱一新在「誣奏」的罪名下丟了官職。

這一年慈禧又表示打算在翌年的正月，把政權交給光緒。我祖父遂和王公大臣等聯名上奏，請慈禧再訓政幾年，同時光緒也再三地請求，於是慈禧也就欣然答應了。

當光緒即位之後，我的祖父曾立即遞上一個奏摺，內言：

「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臣前日仰瞻遺容，五內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症，實屬委頓成廢。唯有哀懇……矜全，許乞骸骨，爲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爲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

跟着對於世襲罔替的親王的爵位，也曾再三力辭，但終於未得允許。

光緒十二年三月，又命我的祖父、祖母可以乘用杏黃色轎，也是在固辭之下未得允許，但他們卻始終未敢乘用過一次，因此很得到慈禧的讚許。

我的祖父不但在上述各種的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寅畏小心的事實經常顯示出來給人看，尤其是在政治的全盤透視上，也有極銳敏的嗅覺。例如在光緒嗣位的那年，就曾先

發制人地布置好自衛的陣勢，秘密地遞一本奏摺，預先給自己站好了腳步。內容大略是：

「臣見歷代繼承大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焉：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璠、桂萼之傳無足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牴牾，其故何歟？蓋非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沓擾攘。雖乃心王室不無其人，而以此爲梯榮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視爲莊論者正復不少。恭維皇清受天之命，列聖相承，十朝一脈，至隆極盛，曠古罕觀，詎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爲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統；復推恩及臣，以親王世襲罔替渥叨異數。恐懼難名，原不須更生過慮。唯思此時垂簾聽政，簡用賢良，廷議既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之徒，趨六年拜相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宸聰，不幸稍一夷猶，則朝廷徒滋多事矣。合無仰懇皇太后將臣此摺留之宮中，俟皇帝親政時，宣示廷臣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奸邪小人，立加摒斥。果蒙慈命嚴切，皇帝敢不欽遵。是不但微臣名節得以保全，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且要。……」

當然慈禧對於我祖父的這種意見，表示衷心歡迎並且認爲是可以放心的了，於是這

件奏摺就如同上述我祖父詡勵光緒的那兩首詩一樣，藏在宮中留作一朝有事之用。到了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果然不出我的祖父所料，有一個想要拍馬投機的河道總督吳大澂，便上了一道奏本，請求尊崇醇親王。慈禧便利用了我的祖父預先準備好的「武器」，既用不着顧慮光緒，也用不着顧慮我的祖父，堂堂正正地用吳大澂作爲懲一警百的典型，下諭宣示道：

「皇帝入繼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竭心力、恪恭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涕泣懇辭，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月初八，醇親王卽有預杜妄論一奏，……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忱，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當茲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用特明白曉諭，並將醇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越古今；卽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共白。嗣後闕名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

這就是我的祖父在光緒和慈禧之間，所布置妥當的棋勢。不但慈禧對他可以大安其心，就是一般王公大臣之中妒他忌他的人，也都沒有可資借口的話柄。

慈禧對於醇親王一家的操縱利用

慈禧最初利用了恭親王奕訢和我的祖父殺了肅順等妨碍太后垂簾聽政的王公大臣，隨後對於我的祖父除用聯姻的辦法進行拉攏，使與自己親妹妹結婚外，更賜以顏札氏以爲進一步的籠絡。利用光緒幼帝支撐門面更設法延長了「垂簾」的年限。光緒長大之後，雖然一度歸還了政柄，旋由於所謂「維新變法」的失敗，更使慈禧重又有了聽政的機會。但由於內外的壓力，不得不廢黜準備替代光緒的「大阿哥」溥儀，同時卻又不能不拉攏第二代的醇親王——我的父親載灃。後來我父親和我母親的結婚，也就是慈禧對第二代醇親王的繼續操縱利用。以下附帶談談慈禧對我祖父的另一方面——猜忌妒恨的事例。

我幼時，我那位劉佳氏祖母，曾拿出一只鑲有大珍珠的金簪給我看，並對我講：「在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你的那位太太（我家呼祖母爲太太，呼母親爲奶奶）故去後，慈禧太后曾到府中來哭弔。因爲她的妹妹死了，你的阿瑪又襲了王爵，她非常妒恨，事事找碴，處處尋事，把我們都嚇壞了。太后怒聲吩咐把府中最好的珠寶簪環之類都裝到你那位太太的棺裏，爲的是不給我們留下什麼好東西。這個珠簪，就是在那時未

被太后發現的唯一物品。等你長大娶了媳婦之後，我就把它交給你的媳婦，好作爲王府中的傳家之寶。」

我還聽我家的一位老長輩講過：我的祖母劉佳氏，曾因爲受到西太后的三個重大的刺激，終於得了間歇性神經錯亂症。

第一個大刺激是在光緒二十三年，爲了和我的祖母劉佳氏找別扭，就把我祖母最心愛的十歲小兒子——我的七叔載濤，硬用太后的命令過繼於嘉慶的第五子和碩惠端親王綿愉的第六子貝勒銜固山貝子奕謨爲嗣。我的祖母因爲事出突然，又不敢違抗，只得忍痛從命。不料過繼出去之後，奕謨貝子老夫婦因爲有了過繼兒子，心中高興異常，就在府中演劇招待親友以誌慶祝。慈禧聽到此事，就遷怒於奕謨（因爲他喜愛我的七叔，又觸了西太后的忌），便又下令將我七叔過繼於我祖父的第八弟多羅鍾端郡王奕詝爲嗣，因此致使奕謨老夫妻先後抑鬱而死。

第二個大刺激是在光緒二十七年，慈禧爲了政治上的拉攏，就用太后「指婚」的大帽子，硬把她的心腹重臣大學士榮祿的女兒——我的母親給了我的父親。那時我的父親早已和某家的女兒定了婚，是由我的劉佳氏祖母包辦的。這次卻因事出朝廷的命令，我的祖母便不得不在良心內疚的心情下和那家退了婚，這對於我的祖母，實是她認爲最難